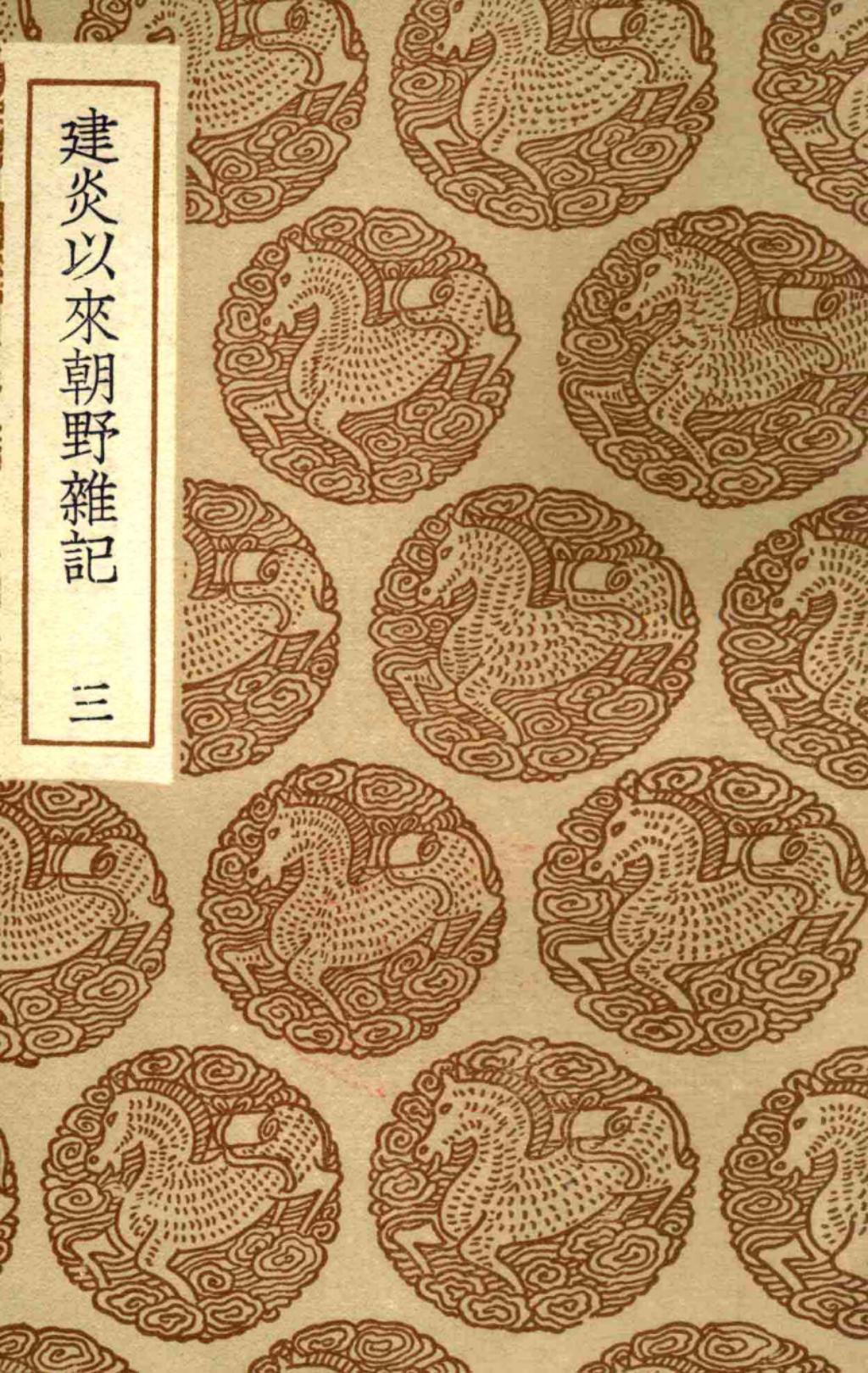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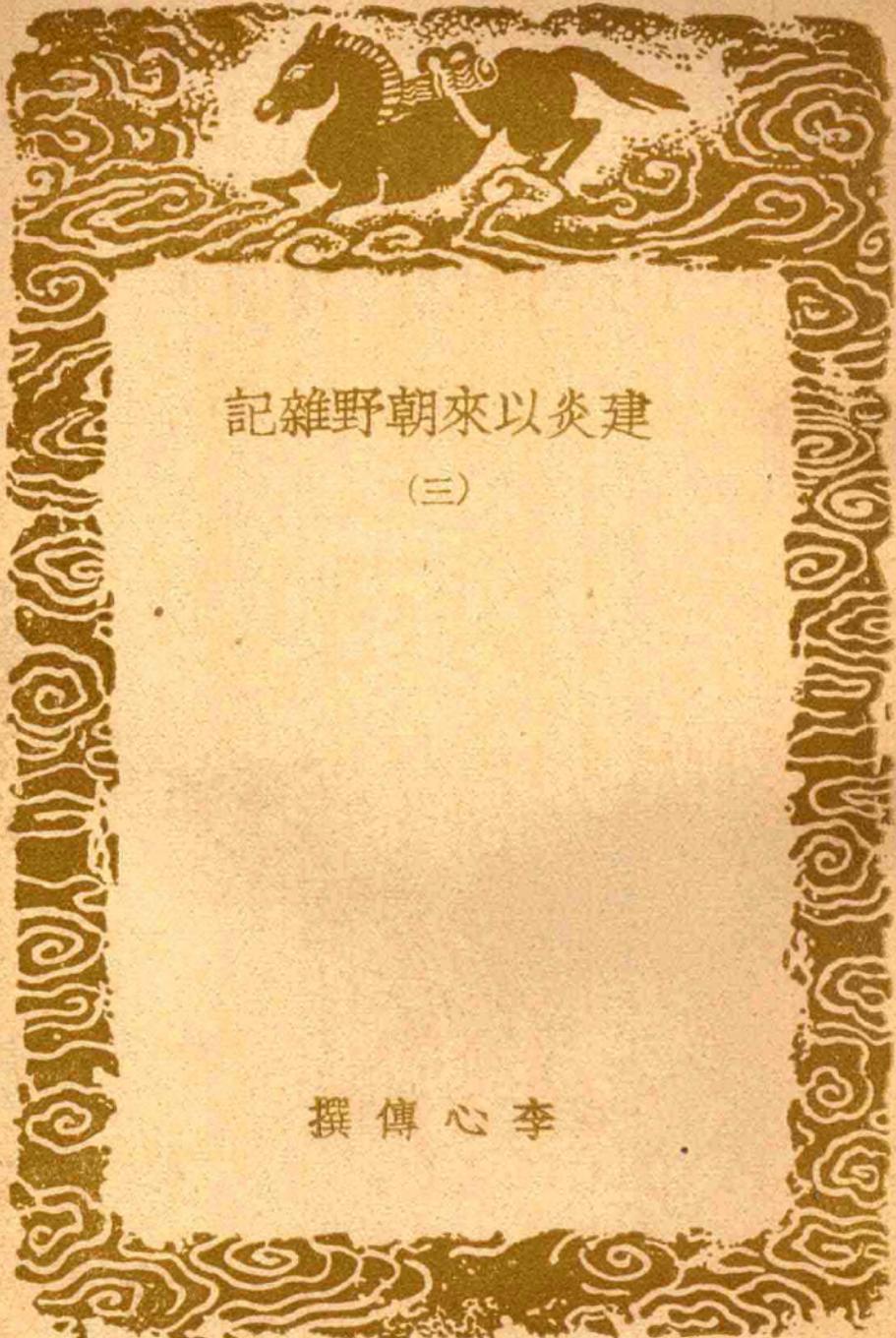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三





記雜野朝來以炎建  
(三)

李心傳撰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六

## 財賦三

### 官田

官田東南舊多有之。靖康中。嘗命經制司鬻蔡京、王黼田爲糴本。翁端朝中丞爲經制使。言恐生弊。倅乞租與客戶。歲收課利。損其二分。從之。然諸道閒田頗多。旣利厚而租輕。因有增租以攘之者。謂之剝佃。由是詞訟繁興。紹興二十八年。知溫州黃仁榮請鬻之。以止訟。會何內翰溥亦請鬻官田爲常平本。許之。其後戶部會其數。得錢五百萬緡。自是數舉行之。獨營田不廢。

### 省莊田

省莊田者。今蜀中有之。號官田。自二稅外仍科租。應大小麥、豆、糙白米穀、桑麻、蕎芋之數。十有八種。無不必取之。旣高估其直。又每引別輸稱提錢。民甚苦之。然其實皆民間世業。每貿易。官仍收其算錢。但世相沿襲。謂之官田。不知所始也。

### 屯田

屯田者。始紹興初。陳密直規爲安復漢陽軍鎮撫使。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

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凡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爲堡寨。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罷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一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豆麥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營屯田事。府縣官兼行之。皆不更置官吏。條畫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焉。元年十一月丁未下詔。三年下其法于諸鎮。使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爲主。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鋤。凡授田。以五人爲甲。別給菜田五畝。爲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寡爲殿最。三年二月其後諸鎮又廢。不行。四年朱子發建言。荆襄之間。沿漢沔上下。膏腴之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謂之租中。請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詔送都督府。亦未克行。是時韓蘄王在淮東屯田。上命卽閩中市千牛賜之。爲屯田之用。五年閏二月壬申五年。令張魏公在行府。請屯田郎中樊賓。往江淮措置。遂改屯田爲營田。後以其擾民。但令諸路監司領其事。三十年李顯忠爲池州都統制。復請令諸軍屯田。十二月俄軍興未暇。及金兵退。議者建言。宜于淮甸屯田。以修兵備。詔兵部侍郎陳應求往淮東。工部侍郎計覺。民往淮西措置。三月庚子已而上謂大臣曰。士大夫言此者甚衆。然須先有定論。用諸民乎。用諸軍乎。若論既定。當先爲治城壘廬舍。使老小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爲。陳魯公曰。今西北歸正人。願就耕者甚衆。已降牛種本錢。及治廬舍矣。其後應求請募民耕荒。

獨其徭役及七年租賦上可之。五月甲辰乾道中有郭震者以建康都統守廬州始創屯田遂除節鉞俄又罷屯田令歸正人請田蓋得不償費也荆襄屯田者自紹興以後專隸都統司亦租有所入乾道二年乃詔除朝省及總領所外他司毋得預三月己酉其語互見營田事中

### 營田

營田者紹興元年解潛爲荆南鎮撫使以所管五州絕戶及官田年來荒廢者甚多乃以便宜辟直祕閣宗綱爲屯田使召人使耕分收子利及以聞詔以綱爲鎮撫司營田官五月辛酉渡江後屯營田始此其後荊州軍食多仰給于營田省縣官之半焉其秋遂命河南淮南措置屯田九月庚申已而河南鎮撫司營田官任直清言河南殘破民歸業者尙罕所創營田全籍軍兵恐力微難以號令請命鎮撫使翟興兼營田使十月戊寅時諸鎮尙未就緒獨命公安令倚營田辦集選官十一月丁未蓋解爲帥故也三年韓世忠爲江東宣撫司上命措置建康營田世忠言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請募民承佃十月辛卯蠲三年租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爲世業于是詔江北浙西皆如之田租初年全蠲次年半減四月己丑尋又免科配役十一月壬午自後營田專用諸民五年王觀察彥爲荆南帥言已措置營田八百頃自蜀中買牛賦民詔多方措置十一月丁酉先是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六年張魏公以都督出行邊乃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田若逃田並無拘籍以五頃爲二莊官給耕牛具種子農器一莊以一人爲長每莊官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一堡又

給畝爲菜田。又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勿取息。命措置官樊相伯賓、王中孚行之。正月丙午尋命五大將劉、岳、張、吳及江淮荆襄利路帥臣悉領營田使。時李伯紀爲江西大帥亦言今日之事莫利屯田然兵革災傷之餘民力必不給。請命江淮湖北宣撫司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人貸種收田勿取其入次年乃收三分之一。又次年則半收之。詔都督行府措置三月呂元直時爲湖南大帥因請錢十萬緡與屯田五月辛亥其秋中孚入見上諭令竭力久任議者恐張相還朝欲留措置于是遷相伯司農少卿提舉江淮營田公事置司建康府擢中孚屯田員外郎以爲之副官給牛種撫存流亡歲中收本穀三十萬斛有奇七月壬申除客戶當給六分官收十萬餘斛然議者猶以爲奉行峻速或抑配豪戶或強科保正田瘠難耕多收子利民間有鬻己牛而養官牛耕己田以償官租此監中獄廟李宗奏中孚上疏爭之且言願假歲月勿責近效上許之七年二月庚子七年夏魏公猶在中書亦覺其擾民乃言自置營田司數年已有成效請罷司以監司兼領六月乙丑十九年夏兩浙提領營田曹泳言根括得鎮江荒田二千二百餘頃請悉以爲營田六月甲戌二十一年鎮江諸軍都統制劉寶請民戶識認營田者畝償開墾工本五千五百許之三月丁未尋詔諸道倣此由是營田漸以還民矣。隆興二年孝宗諭大臣以營田事欲使歸正人耕之湯丞相曰歸正人未可用諸軍不入隊人恐可以使時中孚提舉四川茶馬已受代湯丞相因薦其才正月庚子上召見之畀以營田事後亦不克行而罷其後淮東西田卒以歸正人請耕乾道中亦詔蠲州縣撮收課子八月七月仍免其徭賦焉。

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者。紹興六年。吳玠爲宣撫副使兼營田使。治廢堰于梁洋。率軍民營田凡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其初因兵火後。民多失業。故募人耕之。量收租利。李子公爲大漕。奏言漢中之地。古稱沃野。每畝除出糧種外。止收三石爲率。約收二十五萬石。乞付本司贍軍。可省內郡水運。朝廷難之。但賜玠詔書獎諭。時七年秋。吳玠死。胡承公。鄭亨仲。代爲宣撫使。休兵後。亨仲又行之。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所營田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細色十四萬一千四十九石。得旨撥十二萬石赴成都路對糴米。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百餘石。不與焉。時十五年春也。乾道再和後。強將豪民。利于承佃。故爲欠輸。得不償費。虞丞相允文。代吳璘爲宣撫使。乃與利路安撫使晁侍郎公武。總領財賦。查少卿。簿共議。以爲軍民雜處。侵漁百端。又于數百里外。差科保甲。指教耕佃。閒有二三年不得替者。水旱則令保甲均認租數。民甚苦之。兼所收之租。不償請給之數。如興元府歲收租九千六百七十三石。而種田官兵請給。乃爲一萬一千四百四十石。他皆類此。于是宣撫司始以便宜召人承佃。抽兵歸營。時四年秋也。明年春。宣撫司奏其事于朝。詔可。至淳熙初。墾田增至七千五百五十七頃。而租入止有五萬八千石。有奇。慶元後。又止爲六萬六千石。而金州田租。亦止二千二百三十一石焉。六年冬。王少卿寧總計。增其課。朝廷以邊民不便罷之。語在時事中。

圩田

圩田者江浙淮南有之蓋以水高于田故爲之圩岸宣州化民惠成二圩相連長八十里蕪湖縣萬春陶新和政三官圩共長一百四十五里當塗縣廣濟圩長九十三里私圩長五十里建炎末爲軍馬所壞紹興初命守臣葺治之建康永豐圩有田千頃初以賜韓忠武後歸秦丞相今隸行宮淮西和州無爲軍亦有圩田紹興三十年張少卿初爲漕徙民于近江增葺圩岸官給牛種始使之就耕凡圩岸皆如長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畫云

圭田

圭田自三代以來有之本朝沿唐不廢其制咸平初既定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其數天聖中言者以謂多寡不均又貪吏或多取歲租以害細民七年八月詔罷天下職田悉以其歲入租課送官具數上三司以所在時估定價而均給之九年二月復故慶曆二年九月更定守令佐職官頃畝之限靖康元年五月始借一年輸內帑建炎初以國用不足遂拘天下職田隸提刑司元年六月乙酉李伯紀免相復給之明年呂源爲發運副使復請收圭租以贍軍上不許八月壬子紹興末東南諸路收圭租二十三萬斛有奇州縣有過給者上聞之命及格則止二十九年十一月癸酉舊制圭租皆給正色至是江西湖南米斗才數十而圭租乃命折價至三四千陳正獻爲殿中侍御史爲上言之遂命復輸本色三十年十一月庚寅隆興初又有權借一年之令元年六月

乾道改元以軍事姑息又借職田米三年用王大寶尙書請也元年七年冬復還之丙辰時四川州縣職田宣撫司已借十年爲軍中減汰使臣之用乾道四年歲會其數歲得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九緡而已淳熙初亦還之淳熙末言者又論州縣守倅合得圭租皆折見緡其他小官則交本色非是事下戶部曰部奏在法圭租以前後官任月日均給不許折錢卽人戶願輸錢而旋增實直者準律科罪從之十四年三月今蜀中圭租皆折見錢又多從隔郡支給相承已久莫知始於何年戊辰

### 僧寺常住田

僧寺常住田者所在多有之紹興中高宗嘗取其絕產隸郡國養士久之住鬻祠部度牒其徒寢微二十一年春命司農寺丞鍾世明往閩中措置寺觀絕產自租賦及常往歲用外歲得羨錢三十四萬緡入左藏庫明年張如瑩節使爲帥又請于朝十還六七矣今明州育王臨安徑山等寺常住上吏多至數萬畝其間又有特旨免支移科配者頗爲民間之患焉

### 金銀坑治

金銀坑治湖廣閩浙皆有之湖南廣東四金坑湖南廣東江東四浙東四福建銀坑祖宗時除沙石中所產黃金外歲貢額銀至一千八百六十餘萬兩渡江後停閉金坑一百四十二銀坑八十四紹興七年詔江浙金銀坑治並依熙豐法召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爲率官收二分二月戊申然民間得不償課本州縣多責取于民以備上

用三十年用提點官李植言更不定額。五月丙戌饒州舊貢黃金千兩孝宗時詔損三之一今諸道上供銀兩皆置場買發蜀中銀每法秤一兩用本錢六引而行在左藏庫折銀才直三千三百云然民間之直又不滿三千高宗嘗諭輔臣以非劉晏懋遷之術欲更革之戶部以鐵錢折半爲詞而止。二十六年二月庚辰其實吳蜀錢幣不能相通捨銀帛無以致遠故莫如之何。

### 銅鐵鉛錫坑治

銅鐵鉛錫坑治者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時天下歲產銅七百五萬斤鐵一百十六萬斤鉛三百二十一萬斤錫七十六萬斤皆有奇渡江後其數日減至紹興末江東西福建廣西湖南潼川府利路十四州歲產銅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兩。信州贍銅九萬六千五百斤饒州贍銅二萬三千一百斤韶州贍銅八萬八千九百斤黃銅二百斤潭州四膽銅三千四百斤建寧府黃銅八千三百斤連州黃銅二千八百斤池州贍銅四百斤汀州黃銅六千斤邵武軍黃銅三百斤潼川府黃銅六千斤利州黃銅七千斤興州黃銅一千六百斤南劍州黃銅三千六百斤江東西廣南湖南福建二十州產鐵八十八萬三百二斤十三兩而蜀中所產不與焉。信州二万五千斤撫州十萬斤吉州二十九萬斤建州四萬斤鬱林州二萬七千五百斤興國軍二萬四千斤湖州一萬五千三百斤賓州一萬四千六百斤江州一萬三千八百斤潭州一萬三千斤惠州一萬七千斤舒州一萬五千三百斤衢州六千九百斤池州六千八百斤洪州三千五百斤南雄州四百斤皆有奇辰州三千四百斤處州一千三百斤徽州一千二百斤南雄州四百斤皆有奇處州五百斤衡州四千一百斤建寧府三千三百斤峽州三千七百斤溫州南恩州皆二百斤桂陽軍七十二斤韶州六千斤皆有奇湖廣四州六千斤皆有奇

產錫二萬四百五十八斤六兩。賀州一萬二千六百斤。桂陽軍三千八百斤。視祖額鐵才及四分餘鉛及六簾銅及四簾錫及三簾皆弱。東南鐵悉輸岑水、鉛山、永興、興利四場浸銅爲泉司之用。惟川鐵以鑄錢云。舊婺州銅融福、峽州、南安軍鉛，贛宜州、南安軍錫坑皆有膽銅者。蓋以鐵爲片浸之膽水中。後數十日卽成銅。凡銅場十四、鐵場三十八、鉛場二十四、錫場五云。

### 東南諸路鑄錢增損興廢本末

東南諸路鑄錢。國朝承南唐之舊爲之。未廣也。咸平三年。馬忠肅亮以虞部員外郎出使。始于江池、饒、建四州。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真宗卽以忠肅爲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四監。凡役兵三千八百餘人。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逮天禧末所鑄才一百五萬。及蔡京爲政。大觀中歲收銅止六百六十餘萬斤。比祖額虧四十餘萬斤。內舊場四百六十餘萬斤。瞻銅一百餘萬斤。石銅七十萬斤。新場三十萬斤。江湖閩廣十監。每年共鑄錢二百八十九萬四百緡。計用銅一千十一萬五千斤。江州廣寧。二十萬四萬。池州永豐。三十四萬五千。饒州永平。四十六萬四萬。建州豐國。二十四萬四百。已上四監。一百三十四萬緡。上供衡州咸寧。二十萬二十萬。舒州同安。十一萬嚴州神泉。十五萬萬。鄂州寶泉。十萬十萬。韶州永通。八萬三萬。梧州元豐。十九萬萬。已上六監。一百五十六萬緡。逐路交用。以所入約所有。計少銅三百三萬五千斤。自渡江後。歲鑄錢才八萬緡。近歲始倍。蓋銅鐵鉛錫之入。視舊才二十之一。舊一千十萬斤。今七萬斤。所鑄錢視舊亦有二十之一爾。

鑄錢諸監紹興慶元權銅

鑄錢諸監。自紹興初以江池殘破遠涉大江遂廢之。元年八月甲申是歲才鑄錢八萬。明年以范汝爲作亂權罷建州鼓鑄。二年二月丙戌二年汝爲平復鑄錢。泉司應副銅錫六十五萬餘斤。歲額鑄錢二十五萬。然是歲才鑄十二萬緡耳。三年劉立道大中宣諭江南歸奏言泉司官吏之費歲爲十三萬緡而木炭本錢如鑄錢之數請省其官屬從之。癸未十二月是時坑冶盡廢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五年閩漕鄭士彥奏廢豐國監而歲與泉司認發新額錢。二月丁巳議者以爲不可。其冬戶部侍郎王僕請復鑄錢及官鬻銅器以剔私鑄之弊。十二月辛亥明年遂悉斂民間銅器以鑄錢。又詔私鑄銅器者徒二年。六年五月甲午贛饒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爲所得不償所費遂罷鑄錢歲額銅炭積而不用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闕額衣糧水腳之蜀湊爲年計。十三年韓淲爲使必欲盡鑄新錢調民興復廢坑至于發冢墓壞廬舍而終無所得。又請籍坑戶姓名約定買納銅數。閏四月丁巳民大以爲擾郡邑至毀錢爲銅以應命然所鑄亦才十萬緡二十四年遂罷鑄錢司而歸之諸漕。二十七年戶部侍郎林覺請出版曹錢八萬緡爲饒贛韶三年鑄本錢權以五十萬緡爲額。七月庚午未幾殿中侍御史王珪復言前司不可廢湯致遠在樞院以爲不然請與三省議沈丞相等乃奏以戶部侍郎蔡蘿茂世領提許置官屬二員。八月庚申然錢監旣廢復不一故兵匠有聞不補視舊損十之三積其衣糧號三八闕額錢。明年洪景嚴爲起居舍人爲上言銅器之害上命出

御府銅器一千五百事付泉司。二十九年七月庚辰，遂大斂民間銅器以鑄錢。許告賞。其後得銅二百餘萬觔。二十九年趙郡王令謾在版曹，因請以三分開額鑄爲鑄本。二月丁亥，其秋復置提點官。七月乙巳，明年夏，泉司言歲課但可鑄十萬緡。諸道銅加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是乃暫時所拘，請權以十萬緡爲額。工部奏爲五十萬緡。三十年五月丙戌，然亦止鑄十萬緡而止云。今泉司歲額增十五萬緡。小平錢至一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折小平錢十歲費，鑄本及起綱廩費，約用二十六萬緡。司屬之費，又約二萬緡。東南十一路一百八州之所供也。其名色有坑治課利錢、分衣糧錢、木炭錢、鋏本錢。其歲羨課金一百三十八兩二錢銀元額。七分內庫三分本公司銅三十九萬五千八百十三斤八兩。鉛三十七萬七千九百斤。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鐵二百三十二萬八千斤。比歲所榷，十無二三。皆以錢貨于坑戶以取給。然亦不登每當二錢千重四斤五兩。銅二斤九兩半。鉛一斤十五兩半。錫二兩。木炭五斤。除火耗七兩外，淨錢計上件。小平錢千重四斤十三兩。銅二斤十五兩半。鉛二斤一兩半。錫三兩。木炭八斤。除火耗七兩外，淨錢計上件。視舊制銅少而鉛多。天禧之制，每千錢用銅三斤十四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建州豐國，又減鉛五兩。加銅亦如之。紹興之制，每小錢一千，用銅二斤半。鉛一斤五兩。炭五斤。蓋七百七十七文爲一千者也。今小平錢一千足，乃慶元三年乃復禁銅器。二月癸巳，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投賣，每兩以三十錢酬之。二月庚子，民間多不盡輸，遂命再限兩箇月，不復酬以錢。違者許人告。六月庚申，湖州舊鬻鏡行于天下。自是官自鑄之。二年八月甲戌，已用右曹郎官趙彥括奏，禁銷錢爲銅器。買者科違制之罪，仍以匿隱論。其爐戶決配海外，永不放回。仍許告捕。因復置神泉監，以所括民間銅

器鑄當三大錢。仍權隸工部。八月戊子惟巖錢直輸行在而建、韶、饒、贛等州皆自提點所泛湖由江入漕渠輸之京帑焉。然祖宗時雖歲收錢一百五緡江池饒建四監熙寧中額每年退却六十萬三年一郊又支一百萬赴三司。是內帑每年得一十六萬六千餘緡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也。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椿者半內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宜版曹之日因也。

川陝鑄錢

川陝舊皆行鐵錢。祖宗時益利夔三州皆有鐵冶故卽山鑄錢。卽州舊鑄錢十二緡。建炎初轉運判官斬博文以爲歲費本錢二十一萬得不償費乃罷之。三年六月乙卯紹興十年鄭亨仲爲四川宣撫使始卽利州鑄錢歲十二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十月戊申其後增至十五萬。二十三年嘉守王知遠請復嘉卽鑄錢監事下計司。十一月丁酉于是復置監于卽州。明年詔卽州歲鑄三萬緡利州九萬緡。四月乙酉共費本錢引十七萬五千緡。利州十一萬四千卽州六千每千率費千四百緡二十五年又詔利州鑄大小錢各二萬凡大錢千重十二斤小錢千重七斤有半于是歲省鼓鑄本錢三萬三十一年再減利州錢爲六萬緡大小各半之施州舊亦鑄錢萬緡南平軍數千緡紹興末皆減今蜀中歲鑄十萬七千。施州錢紹興三十年以鐵炭銀雖減爲七千南平軍以礦苗少亦減爲千緡並充有計

淮南鐵錢

淮上舊鑄銅錢。兵火後。舒州不復鑄錢。但行饒建等錢而已。乾道初。林樞密安宅爲右諫議大夫。議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而卽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事旣行。洪景伯參政。言其不可。上問之。景伯曰。今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爲是。乃不行。元年九月丁巳。但卽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費和三州而已。五年秋。王公明使蜀。復伸前議。六年夏。遂命司農寺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卽溫蘄二州鑄夾錫鐵錢。舒州同安監歲二十五萬緡。蘄州新春監十五萬緡。淳熙七年春。舒守趙子蒙。蘄守施溫舒。皆以鑄錢增羨遷官。五月己卯。然淮民大以爲擾。八年秋。王謙仲知舒州。入見。爲上言之。遂減舒州錢額十萬緡。與蘄州通三十萬緡。七月癸卯。後踰月。又詔權罷鼓鑄。一年。九月丁酉。二州旣復鑄錢。因命淮西漕臣兼提點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公事。增歲額至六十萬緡。然淮錢日夥而又著令不許過江。人甚賤之。乃復減爲四十萬。

東南會子見前關子

東南並無會子。大觀中。蔡京當國。嘗倣州交子法爲錢引之。然所出猥多。又官司不以出納。故旋卽廢。紹興元年冬。高宗在越。張忠烈俊以神武右軍分屯婺州。朝廷以水道不通。始置見前關子。召商人入中。其法入見錢于婺州。執關子赴杭。越榷貨物。請錢每千搭十錢爲優潤。十月壬寅。六年春。張忠獻爲都督。張如瑩澄主管行府財用。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先造二十萬緡。行江淮。旣又造二十萬緡爲糴本。遂

置行在交子務。二月甲辰，將悉行之東南。趙公時需爲諫官，爲上言官無本錢，懼民不信，其不便者五。胡內翰交修亦言奸民僞造，抵罪必多。朝廷遂改爲關子。自十至百，凡五等。紹興末，頗舉行焉。當時臨安之民復私置便錢會子，豪右主之。錢處和爲臨安守，始奪其利以歸于官。旣而處和遷戶部侍郎，乃于戶部爲之三十一年春，遂置行在會子務。二月丙辰，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引法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爲本。乾道初，戶部以財匱，增印會子二百萬緡。李侍郎若川因請官兵廩給減支見錢，歲中可省緡錢二百四十萬。上以其動衆，難之。二年二月辛未，時會子初行，軍中多以爲不便。鎮江都統制郭振與總領趙公稱有隙，奏乞公稱易見錢付本軍。上以諭輔臣洪丞相曰：「楮幣在處可行，但須得本錢稱提，方可。」遂命行之淮東。三月辛亥，然楮券所出既多，而有司出納皆用見錢，民不以爲便。陳天與、良祐在諫院爲上言之。先是，已增榷貨務入納會子二分。上諭輔臣不可失信于民。二年三月癸卯，三年，遂出南庫錢二百萬緡，收回所增會子，而命三衙全支銀錢。時會子已造者二千八百餘萬，已用者一千五百六十餘萬，而在民間者九百八十萬。上從之。然銀直旣低，軍士患其折閱。殿帥王琪因爲執政言之。欽道復請以分數支會子，上不欲。魏丞相曰：「今會子已非前日比，上乃許之。七月己亥，先是，諫官陳天與嘗言不可失信于民，乞復置會子五百萬。十一月己酉，蔣參政行丞相事，力主之。其冬，復印新會子五百萬。十一月己酉，四年春，詔諸軍諸司。

皆分數支會子。德壽宮依舊交見錢。禁中亦分數交會子。三月甲申其秋。曾欽道奏。僞造會子人籍其貨充實。再犯。依川錢引法從之。八月癸卯五年春。詔以一千萬緡爲一界。時欽道已遷版書。而陳季若以兵部侍郎提領共奏。乞如川錢引例。兩界相各行。始許之。正月辛酉六年春。言者謂楮幣可行于無事之時。不可行于有事之際。今銀直低平。宜廣收買。或以度牒折納。非泛交用。悉以楮幣。乃令諸道監司別庫積銀以備緩急。奏雖下。後不克行。二月丙戌七年春。詔州郡上供許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正月然有司取于民。悉以見錢上命約束之。六月辛酉淳熙十三年秋。詔今後再犯僞造會子。雖印文不全成。但已經行用。論如律。九月乙巳今江浙會子一千。率得銅錢七百五十。湖北會子一千。率得錢五六百。其法自一貫五百三百。至二百。凡四等。民甚便之。自會子創造。至今四十年。遂與見緡並行。不可復廢矣。凡會子亦兩界並行。總三千六百萬。第七界又二十三萬八千八百有奇  
增印五百實爲四千一百二十餘萬

### 湖北會子

湖北會子者。隆興元年秋。總領王琪始創。謂之直便會子。凡七百萬緡。乾道元年春。楊倓帥荆南。謂不可通行于諸路。乞令戶部以五十萬緡兌換。其後遂收三百萬緡。止餘四百萬。淳熙五年冬。又令戶部印給三百萬緡。而總領周嗣武言。自來鹽商無回貨。率以會子市茶引而東。今會子通行。則茶引不售。軍食必闕。遂寢之。十一年。始通行于京西路。淳熙初。梁總爲京湖總領。會其已出應換之數。得五百六十二萬緡。